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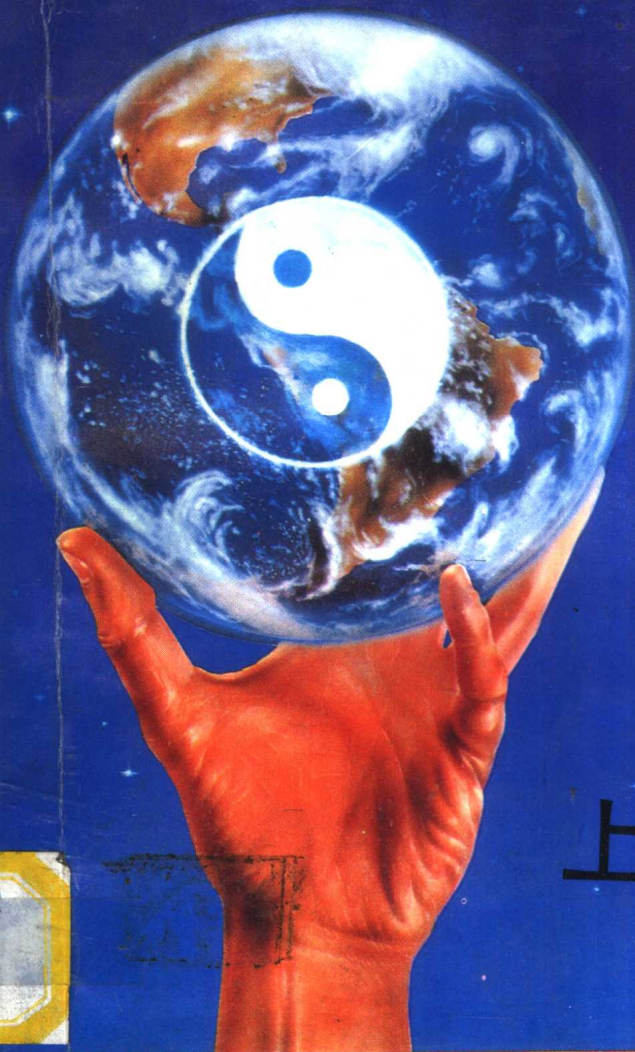
冠玄 著



中国当代预测家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上



冠玄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下

中国当代预测家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第一部以记述众多从事《易经》数术学方面研究人物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书中以数术学家陈鼎龙为主线，先后介绍了二十多位在手相、面相、骨相、星相、风水、六爻占卜、姓名学、奇门遁、命理八字、疾病预测、铁板神数、特异功能等领域有相当程度研究的预测学家，通过他们大量生动而富有传奇性的预测事实，向人们揭示了中国数千年以来流传于民间一直又未揭破的神秘的东方文化及《易经》数术学的巨大价值，以及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可能转化成有效生产力的诱人前景。全书四十多万字，共四十八章，情节曲折、趣味性强，涉及的数术学面广，是数术学爱好者难得的良师益友。

原稿45万字，将由香港明窗出版社分五集出版，这次国内首次出版作了较大幅度地改动和增删。

预 测 学 将 成 为 二十一世纪领先的学科之一

书号：ISBN 7-5048-2010-3 / 1 · 270

全书共分上、下两册 定价：9.60元

中国当代预言家

冠玄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中国当代预测家

冠 玄 著

责任编辑：郭雪波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青海新华印刷厂 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总发行

*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6 千字47.2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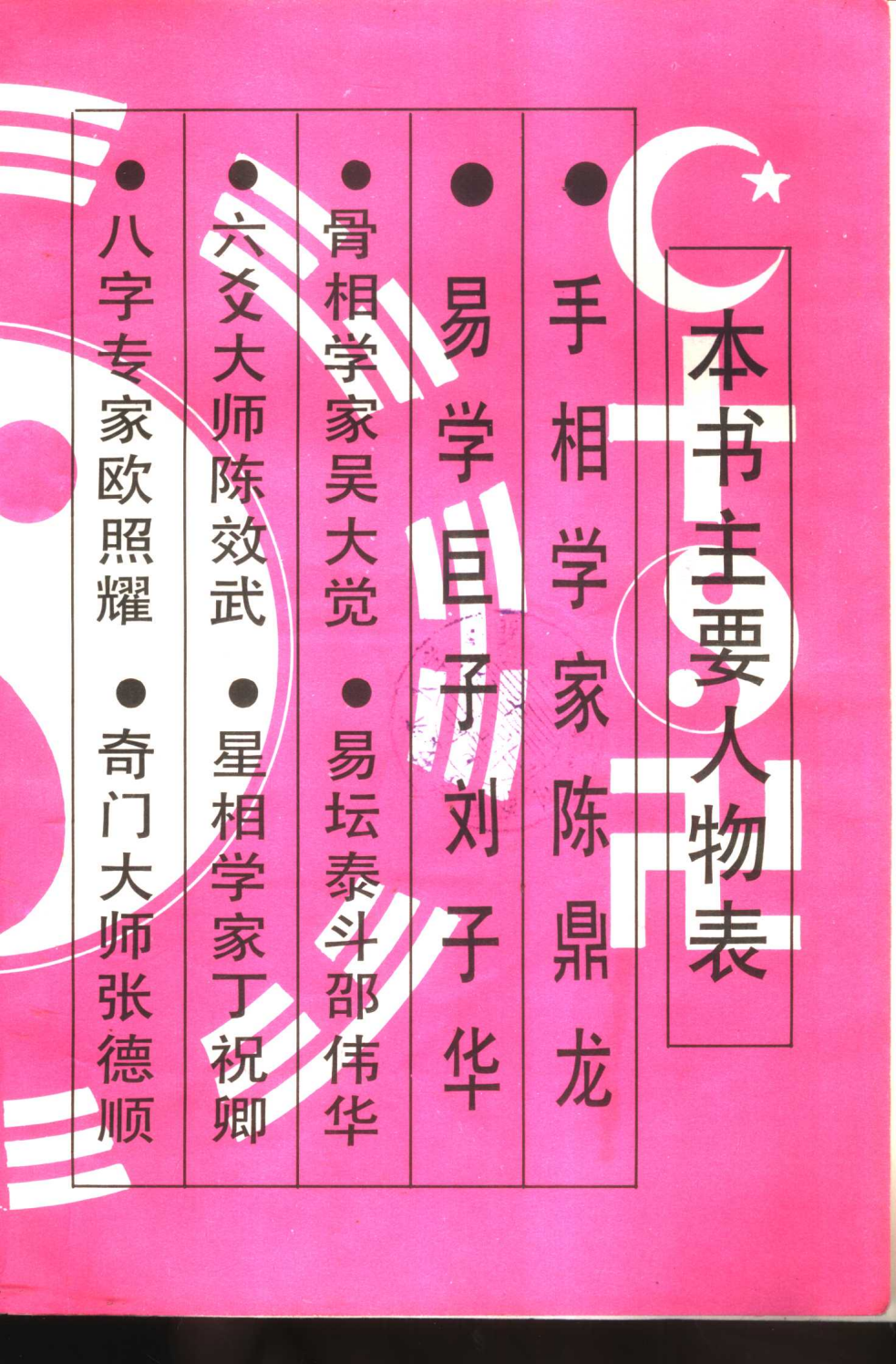
印数：1—30150

ISBN 7-5048-2011-3/ I · 270 全书共分上下册 定价：9.60元



作者简介

冠玄，原名韩西京，常用笔名韩熙真，甲午年人。幼喜诗文，兴趣广泛。1977年起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诗词、短文。曾历任《中国卫生信息报》特邀记者，《健康报》记者，《高校新闻研究》副主编，陕西省新闻研究会理事，陕西省高校校报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医药院校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等。近年研究玄学，与国内一些大师接触频繁。现为西安晚报社记者，兼任陕西省皮纹学会秘书长，东方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预测部主任，研究员。先后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内容涉及新闻、文艺理论、皮纹学、预测学、气功特异功能等领域。《中国当代预测家》是作者的首部长篇文学作品。



本书主要人物表

● 手相学家陈鼎龙

● 易学巨子刘子华

● 骨相学家吴大觉 ● 易坛泰斗邵伟华

● 六爻大师陈效武 ● 星相学家丁祝卿

● 八字专家欧照耀 ● 奇门大师张德顺

● 风水怪杰魏东明

● 铁板神术陈智武

● 楼观道长任法融

● 神手特医魏天波

● 先知奇人李建军

● 特异之星陈佳

● 射覆高人董中一

● 未病先知王逸达

● 易学神医魏效荣

● 姓名学者王岩章

目 录

引言.....	(1)
惊心动魄的陈鼎龙手相.....	(4)
往事测试惊人的准确率	(19)
预言帮助他走出困境	(29)
无视预言者身遭横祸	(45)
陈鼎龙遇星相学隐士丁祝卿	(60)
陈鼎龙与骨相学大家吴大觉	(82)
年轻的手相隐士董中一.....	(101)
陈鼎龙与六爻占卜大师陈效武.....	(111)
未出山的易学专家禄茂森.....	(131)
易学巨子刘子华及其关门弟子张成.....	(135)
手面相后起之秀都长泰陈大有.....	(153)
风水大师魏东明.....	(168)
张震寰、李之楠面试陈鼎龙	(174)
用手相为国家选拔体育人才.....	(181)
奇门大师张德顺.....	(189)
石凤芝奉命考查手相大师.....	(205)
奇门大师误中美人计.....	(212)
手相、奇门表演震动天津大学	(217)
手相奇门“见天记”.....	(228)
特异功能之星陈佳.....	(238)
不同方法预测出的同一个人的犯罪行为.....	(246)

特异功能者李建军	(253)
陈鼎龙与命理八字专家欧照耀	(261)
未见到面的清定上师	(272)
写在手上的男女隐私	(275)
工程师由不信到成为研究者	(285)
国内第一个相学研究机构成立	(294)
一条线上学来的功夫	(302)
印在手上的山河大地	(313)
从画家到姓名学研究者	(319)
奇门外应	(334)
生命先天学	(347)
名医王逸达与疾病预测学	(353)
看不准我从此不看了	(367)
《邵夫子神数》秘籍	(373)
《铁板神数》传人陈智武	(383)
隐居楼观台的任法融道长	(398)
对《梅花易数》新发展的预测学家邵伟华	(403)
易坛泰斗	(413)
占卜上的智多星郑松龄	(431)
冒牌陈鼎龙何其多	(448)
奇迹中的奇迹	(453)
为国家射击队选拔运动员	(464)
从普通人到大气功师	(473)
在射击场“射覆”	(482)
宇宙万有相似论	(494)

引 言

手是什么

手是地图
印满了山川湖泊
手是房屋
隐匿着围墙门舍
手是身体
布满了五脏六腑
手是命运
记录着悲欢离合

手上有夫人的笑眼
手上有孩子的酒窝
手上有兄弟的情谊
手上有父母的体格

手是什么

手是灵魂的写照
手是性格的赤裸
手是情人的联络图
手是藏不住话的快嘴婆婆
手没有嘴
却把一切告诉我
我衷心地感谢上帝
让人把宇宙的奥秘

在这小小的手中掌握

朋友,如果你没有接触过手相,读了这首小诗,一定会说这是痴人说梦,荒诞无稽之谈。

手相是什么?不过是江湖人的饭碗,愚弄人的骗局,钩人钱财的毒饵,专敲大头的竹杠。看手相的人都是无衣无食,流落街头,自欺欺人的江湖骗子,若有半分能耐,何至于弃了此道?——你一定会这样说。

是的,当我第一次听说这种事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感觉。然而数年的考察接触并亲自实践,却大大改变了我的看法。我从来不相信“定数”,不相信命运的力量,我坚信自我就是一切。但在无数事实面前,我开始动摇,徘徊,终于改变观念——应当承认,在人类社会之外的茫茫时空之中,还有一种可以感到而又无法具体接触的力量,为你设计着生存的程序。驾驭并顺应之者飞黄腾达,逆悖而任其摆布者多舛无功,似乎老天不太公平——一些人轻轻松松平步青云,一些人徒费九牛二虎七龙之力方能填饱肚子。固然人先天有愚鲁聪敏高大矮小强壮羸弱之分,出身有高低贵贱之异,而一旦加入时间的添加剂,一切都会象魔术一样发生奇妙无比的变化。令人惊异的是这一切并不是浑沌一片,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循,不能被人所认识的。我们中华民族,早在远古就已经认识到了它的规律,并且寻找到了破译这一规律的金钥匙——这就是足以代表华夏文明的堪令每一个中国人骄傲的伟大巨著《易经》,它深奥无垠,具有足以囊括整个世界的高度概括抽象力,为几年来人们认识社会和自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无数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从它身上汲取了营养,创造我们灿烂的古代文明,其高度成就,往往令今人叹为观止。

当历史跨入一个新时代的时候,人们有时会对曾经否定过的文化进行重新审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一些曾经被当作封建迷信看待、当作唯心论产物的种种神秘现象逐渐地开始被人们冷静地观察、认识、评价,气功由秘密到公开,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承认,影响远及海外;特异功能,曾几何时,被冷嘲热讽,而今已成为科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被历代列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及其实际运用方面的占卜、

手相、面相、风水、数术等，也在被人们重新认识中悄然升温，并出现了一些足以代表这一古老学科应用水平的一流专家。这里记载的仅是这些专家中部分人的部分行迹。

《易经》有没有科学性？它体现在什么地方？人有没有命运？命运能不能被人们认识，预测？手相、面相，骨相、星相、占卜、奇门数术等是封建迷信还是有一定科学内涵？我想，读了这本书，或许你会有一点新的收获。朋友，让我们一起来观察吧。

惊心动魄的陈鼎龙手相

同许多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我虽然不懂得什么是相术，但多少总听说过一些有关看相、算卦之类的事。尤其是对看相很感兴趣。听说有的是看脸，有的是看手，还有的是摸骨头。通过人体这些外部特征，相师们便能准确地说出人的性格特征，命运趋势等等。据说有的还十分的“灵”，“很准”。或许是出于人类好奇的天性，或许是为了预知朦胧中的命运，我很想叫人“相”一番，可惜一直无缘，未碰上有此术者。那大约还是文革中的想法。其时“天下大乱”，“牛鬼蛇神”咸入笼内，哪有这样的机缘呢？然而，近年来，一些湮灭很久的东西宛如乱石中的荒草一样，又顽强地钻了出来。在公园，火车站或旅游胜地的桥头、巷尾，香火旺盛的寺庙观庵，总能见到一些摆地摊者。面前一块小红布，上画阴阳太极图或八卦方位图之类，写着“预知祸福吉凶”一类的字眼，一堆人围着，一个白发农妇或老汉，一个人虔诚地听着，一群人伸着脖子竖着耳朵，那作相师的农妇或老汉总是神气十足，隐语时现，念念有词。什么“吉星高照”“大祸临头”，“血光之灾”，“破身之灾”，“艳福非浅”之类，叫人似懂非懂，来回揣摩，觉得与自己的经历确乎有相似之处。说的对时，博得一片笑声，说得不对，弄得相师满脸紫红。记得一个小伙子问老太太婚事，老太太说，“你有一个儿子”，小伙子摸了摸嘴上的小胡子，把个姑娘推到老太太面前，“你看肚子里有没有？我还没结婚呢！”叫旁观者忍俊不住。

心里话：给别人看相，如果知道人什么时候能升官发财，你自己也早不干这一行了！这不过是揣摩人的心理，胡编乱造一些词，混口饭吃罢了。怪不得把这些东西作为封建迷信批判呢，不亏！唯物主义者谁信这一套！自然，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广阔，叫人看相的念头早抛到爪哇国去了。

一次偶然的接触，有时会改变一个人几十年形成的观念。

8. 1987年春,我正在埋头写稿。忽听有人敲门。一听敲门声我便知道这是名医魏效荣到了。在我接触到的所有朋友中,只有他的敲门声十分奇特,先敲一下,隔二秒钟再敲一下。开门果然是他。

这魏效荣,祖传中医,学艺甚精。中国古代医易原本一家,阴阳变化、五行生克制化一套理论,都是必修之课。严格的说,中医主要教人的不是什么病吃什么药,而是是什么病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必须吃那一类的药。全是原则,全是思维方法。从这一点讲,中医有其高明之处。而随着科学的发展,整体观的中医理论正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常在一起谈中医,近年《易经》热兴起,魏效荣又常将医易结合,随口而谈,有时颇能给人以启发。

“好久没见你,哪儿去了?”

“北京转了转。”魏效荣微黑的脸上透出红光,看样子有很好的信息。

果然没猜错。这次到京,他先去看望几位陕西去的老领导。他这个人,只要熟人一见,病人立刻就被介绍来了,治一个会来十个、百个。因为他将中西医、现代物理学中的力学原理与传统的手法理论巧妙地融汇贯通,自创了一种治疗项肩腰腿疼的奇特疗法——生物力学疗法。椎间盘脱出、腰疼得不敢动的病人,他手只须在病人大腿上一捏,立刻能叫病人起来自如地来回走动;腿疼得抬不起来的病人,摸一下,疼痛立止;颈椎病、头疼,躺着不敢动,他一摸就灵,甚至乳腺炎排不出乳,他手一摸,奶水“潺潺”直流。凡此种种,神不可测,有不少人将他视为“神医”。到了北京自然也闲不了。没想到的是,他带回来的是给某部领导看了看手相,使部领导大为震惊的消息。

“你会看手相?”我和他认识多年,从未听说他还有这一手。

“学中医的能不研究这些?”他笑了。

“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一种新奇感迫使我向他提出要求。

“当然可以。”他欣然叫我伸出手。先说了我的性格:正、直、急,又说我的工作大的变动已有三次,再说十岁左右,我有一次差点要了命的病。

互相了解,性格被他言中本不意外,工作三次变动却从未向他透露过,这使我吃惊,更令人惊奇的是我十二岁时曾患有一次差点致命的恶

疾。那年春季,不幸染上急性脑膜炎,医生误诊为感冒,服了一些退热药,体温降下来,人脸黄的可怕。母亲上夜班正好在家里,越想越不对头:往常烧退后人就精神了,这次烧退后人反而更无力了。母亲拉起我的胳膊挽了挽我的袖子。无意中突然看到我胳膊上有几个红色斑点,赶快往上再挽袖子,发现斑点更多,再看前胸后背,都有不少红斑。这才着急地将我送医院再次检查,医生一看便说是“脑膜炎”。接着便是三天三夜的高烧昏迷。同病房几位比我病轻的病人都先后呜呼哀哉,而我竟然能够幸免,无任何后遗症。这事除了家人,我未向任何人讲过。我搞不清楚,手与脑膜炎之间有什么联系。

星期天见母亲我提起此事。母亲竟说,在我刚满月不久就有人预言过我的那次灾难了。那时,院子里住了一位老尼姑,整天请一些和尚、道士来讲经说道。一天,华山来了一位道长,老尼姑叫母亲将我抱出来请道长看。道长问:“属什么的?”母亲说“属马”,道长摸了摸我的手说:“这是福马。只是到十二岁时有一大难。这一难如果能闯过去,一生无事。”母亲当时很惊慌,“福”不“福”都是客气话,无所谓,唯有这灾难马虎不得。她连忙问,到底能不能闯过?道长沉吟片刻,又将我看了~~一番~~说:“要说,也能闯过去。过去就没事了!”

母亲的话,更使我满腹狐疑。效荣是在事情发生后测出的,道长是在事情发生前便预言了的。一前一后,都是同一内容。为什么?手相也罢,面相也罢,都是天生就的,难道人一出世,一生的遭遇就安排好了吗?叫人无法接受。但事实又是这样的巧合,令人不能解释。

是偶然还是必然?我准备再找机会进行验证。不久,有位新闻界的前辈路经西安,听到魏效荣的事很感兴趣,希望一见。我便约请他们见了面。这位前辈对魏效荣医术赞赏之余,对他的相术亦十分惊叹。正当魏医生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位前辈的手时,同房住的某单列市中医学院党委书记正巧回来。一见效荣所言几点皆为老新闻称是,立即伸手,叫效荣看。效荣脾气十分古怪,偏不愿看,而对方竟连着坚持要求了几次。老新闻不好开口,因为他与效荣不甚熟悉。我只好从中圆场,叫效荣再看一看。

效荣看了看那人的手,指出那人很多优点,思维敏捷,反应快,口才

好，独立工作能力强等等，接着又点出其弱点，意志稍差，关键时候喜欢打退堂鼓。事业上三年以前还是怀才不遇，每次提升都很费力，有小人捣乱，儿子和他关系不好等等。正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位五十来岁的女人来找书记，那口气一听就让人知道是书记夫人到了。书记连连点头，留下效荣共进一餐。效荣这才又说，刚来的那位是你娶的第二个夫人，原配的已经离婚。使书记和老新闻都目瞪口呆。

手相这么神？是偶合吗？是猜测心理吗？看来不象。求教于效荣，他笑笑：“你是记者，多写文章就行，关心这个干什么！我是医生，这不过是业余的业余，真正高水平的要比这两下子厉害得多！”

我仍不死心。又去找一位好朋友 M 记者。M 原是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的高材生，从事新闻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新闻敏感极强，为同行所称道。对一些混沌难判的问题，往往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质。我把手相的事告诉他，他也很感兴趣。正巧夫人有疾想请效荣诊治，便相约共往西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魏效荣由于治疗腰腿疼出了名，医院为他一人设立了腰腿疼专科门诊。他的号不在头天午夜以前排队是难挂上的。好在我们是朋友，不用受那份罪。看完病，M 记者便请效荣一看看手相的功夫：“听说你在这方面有独特研究，很想见识一下，请你给我太太看一下。”

效荣很谦虚，“哪里谈得上研究，略知一点罢了。来，我试试看！”他仔细地给 M 太太分析起来。说 M 太太身体状况如何——这些是不会错的，凭他的经验，一望而知；又说性格如何——这于他也是不难的，他每天都要接触很多陌生人，几十年的经验，加上他那高度灵敏的头脑，早把人分了类型，三言两语即打中要害。又说工作，又说与老 M 的关系——谁掌家中大权等，基本上出入不大。从诊室出来，老 M 还是提出了疑问：“效荣露出了一句太太象是握笔杆的手，而太太从来是体力劳动者，或许从手型上是属于爱动脑的思维型人，但会不会带有推测性？如果带有推测性，手相就有了揣摸人的心理、从外表、职业等进行逻辑推理之嫌了。”

老 M 的敏锐是不容置疑的。手相从此在我脑子里又画出了一个问号。既有值得怀疑的地方，说明它还离科学具有相当的差距。本来嘛，